Journal of Vibration, Measurement & Diagnosis

doi:10.16450/j.cnki.issn.1004-6801.2016.05.022

斜齿轮振动噪声分析方法

刘艳芳1, 赖俊斌1, 岳会军2, 徐向阳1, 李 晟3

(1.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京,100191)

(2.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北京,100076)

(3.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Dayton, 45435, USA)

摘要 齿轮啮合传动的不平稳是产生振动噪声的主要原因,需要对齿轮啮合传递的动态过程及其规律进行研究。 首先,以自动变速器中一对常啮合斜齿轮为研究对象,分别采用有限元法和切片理论计算斜齿轮的传递误差,用以 衡量斜齿轮啮合传动的平稳性。然后,根据齿轮修形的经验公式,确定斜齿轮修形参数的范围。基于切片理论,采 用列举法,以降低传递误差波动、改善齿面载荷分布为优化目标,确定最优修形方案。最后,通过分析自动变速器 的振动噪声台架实验测试结果,有效地验证了笔者采用的方法及模型的可行性。

关键词 斜齿轮;有限元法;切片理论;传递误差;载荷分布;修形 中图分类号 TH132.413;U463.212

引 言

齿轮作为基本的传动元件广泛应用于航空、航 天、船舶、汽车等领域,现代齿轮传动正朝着高速、重 载和低噪声方向发展。齿轮在高速转动过程中,会 受到各种激励产生振动和噪声,而振动和噪声不仅 是影响齿轮可靠性、寿命和操作环境的关键因素,更 是导致齿轮传动失效的一种主要形式^[1]。

目前大量研究表明,齿轮的传递误差是齿轮系 统振动和噪声的激励源^[2]。Harris^[3]提出了静态传 递误差的概念,定义了静态传递误差的计算函数,奠 定了对传递误差的分析基础。目前传递误差的求解 主要包括两种方法:a.建立齿轮啮合的有限元模型, 求取齿轮的接触变形获得传递误差^[4-5];b.建立齿轮 系统动力学模型,根据齿轮的时变啮合刚度、重合度 和阻尼等参数获得传递误差^[6-7]。采用有限元方法 求解的齿轮传递误差精度很高,但是计算效率很低; 而采用齿轮系统动力学模型求取传递误差的方法对 齿轮的模型进行简化,得不到精确的解。

齿轮修形可以改善齿轮传动状况,减小振动和 噪声^[8]。文献[9-10]以改善齿面载荷分布、减小啮 合冲击为优化目标对齿轮进行修形优化;文献[5, 11-12]以降低齿轮传递误差为优化目标对齿轮进行 修形优化。齿轮传递过程中的载荷分布和传递误差 都会影响齿轮的振动和噪声,因此齿轮修形需要同 时兼顾齿轮载荷分布和传递误差。

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运用有限元法和切 片理论建立斜齿轮啮合传递过程的动态接触模型, 通过仿真分析指出对斜齿轮修形时单纯考虑以传递 误差或者载荷分布均匀性为目标,很难获得最优修 形参数组合方案。

1 斜齿轮传递误差激励分析

齿轮啮合传递的过程复杂,只有在绝对理想条 件下才能实现传递过程的绝对平稳,而在实际工况 中存在的轮齿弹性变形、载荷分布不均、制造和装配 误差等因素都会影响齿轮传动的平稳性(称为"激励"),进而产生冲击、振动和噪声。传递误差是衡量 齿轮传动平稳性的重要指标。

1.1 问题的提出

在某款自动变速器的实验测试中发现,3 挡工 况下振动及噪声状况比较严重。通过阶次追踪法, 可以判断引起振动和噪声的主要来源是其中一对斜 齿轮,其结构尺寸参数如表1所示。

^{*}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(51405010);航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(2015ZA51003) 收稿日期:2015-05-08;修回日期:2015-08-14

表 1	斜齿轮的结构尺寸参数	
-----	------------	--

Tal	b.	1	Structural	parameters	of	helical	gears
-----	----	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	-------

参数	主动轮	从动轮
法向模数/mm	1.3	1.3
齿数	61	132
压力角/(°)	17.5	17.5
螺旋角/(°)	18	18
变位系数	-0.077	0.150
齿宽/mm	15	14

1.2 有限元法

由于有限元法计算精度高,能适应各种复杂形状,已成为轮齿接触分析的工程分析有效手段。笔 者采用弹性力学理论和有限元法分析轮齿动态啮合 过程的接触特性。

在 ANSYS 仿真平台上建立有限元仿真模型, 其中齿轮密度为 ρ =7.8×10⁻⁶ kg/mm³,弹性模量 为E=2.1×10⁵ MPa,泊松比为 λ =0.3。

由于在斜齿轮传动过程中,距离啮合轮齿较远 的轮齿对整个斜齿轮传动几乎没有影响,因此为了 提高计算效率,此处只建立包含啮合周期内的齿轮 结构的三维有限元模型。单元类型选取为包含8个 节点的 SOLID185,每个节点有3个自由度。为了 保证计算效率,在齿轮接触面区域需要对网格进行 细化^[13],最终获得的有限元网格模型如图1所示。



图 1 齿轮啮合的有限元网格模型 Fig. 1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gear meshing

笔者研究的齿轮副的工况为主动轮输入转速为 3 kr/min,输入扭矩为178 N•m。约束从动轮内圈 表面节点所有的自由度,约束主动轮内圈表面节点 除绕齿轮中心轴转动自由度外的所有自由度。并在 主动轮内圈表面节点施加切向力以模拟转矩,切向 力的计算公式^[4]为

$$F_t = \frac{T}{n \times r} \tag{1}$$

其中:T为施加扭矩;n为主动轮内圈表面节点数;

r为主动轮内圈半径。

图 2 为由计算得到的主动轮应力云图,其中最 大接触应力为987.5 MPa。文献[14]可计算出最大 接触应力的理论值为963.2 MPa,显然两者的结果 比较接近,说明该有限元模型是正确的,且可用于分 析斜齿轮动态接触特性。



图 2 主动轮所受应力云图 Fig. 2 Stress distributing graph of the driving gear

传递误差是衡量齿轮传动平稳性的重要指标, 可表示^[12]为

$$T_E = E + \delta \tag{2}$$

其中:E为轮齿综合偏差;δ为轮齿综合变形。

在一个啮合周期内,将主动轮和从动轮旋转的 角度等距分成 30 份,重复上述求解过程,汇总主动 轮和从动轮在每个求取位置沿啮合线方向的变形之 和,并作为传递误差为纵坐标,从动轮相应转过的角 度为横坐标,即可得到该斜齿轮的传递误差曲线,如 图 3 所示,可以看出该斜齿轮的传递误差波动幅度 为 5.703 5 μm。图中波峰位置为 3 齿啮合,波谷位 置为 4 齿啮合(文中的斜齿轮副重合度为 3.325),3 齿啮合时的轮齿综合变形量要比 4 齿啮合时的更 小。由于斜齿轮单双齿啮合的交替变化使得传递误 差出现周期性变化。



1.3 切片理论

采用有限元法可以得到齿轮受载时精确的接触 变形量、接触刚度等,但有限元法计算时间一般较长, 且难以精确考虑齿形误差、齿轮精度等因素的影响。

切片理论将齿轮沿齿宽方向等分为 *i* 份,则每 个齿轮被切为多个切片,每个切片都被当做直齿轮, 相邻的直齿轮是相互独立的。再对每个薄片沿齿廓 方向等分为 *j* 份,则齿轮的齿面可以通过阵列 *i*×*j* 表示,阵列中每个元素都是具有一定刚度的弹簧。

阵列中每个元素的载荷计算[15]为

$$F_1 = \begin{cases} K_s \left(T_E - x \right) & (T_E > x) \\ 0 & (T_E \leqslant x) \end{cases}$$
(3)

其中: F_s 为切片刚度,其具体的取值根据单齿刚度 和切片位置确定; T_E 为传递误差;x为齿形误差,其 取值与齿轮齿面粗糙度和齿轮的精度有关。

根据切片理论,将笔者研究的齿轮副的齿面沿 齿宽方向以单位长度1 mm 长度等分,齿廓方向以 单位长度0.5 mm 等分,如图4 所示。



图 4 斜齿轮切片模型 Fig. 4 Thin slice model of helical gear

图 5(a)为根据切片理论基于 Romax 仿真平台计 算得到的斜齿轮的传递误差。显然,采用切片理论法 得到斜齿轮的传递误差波动幅值为 5.059 6 μm,与有 限元法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。传递误差曲线的周期 为 2.73 deg,在一个啮合周期中其中三齿啮合区域为 0~1.84 deg,四齿啮合区域为1.84~2.73 deg。同时 传递误差曲线也明显出现周期性变化。

图 5(b)为齿轮齿面载荷分布情况,从图中可以 看出齿面上最大单位长度载荷为 196.7 N/mm,载 荷分布不均匀,主要分布在齿面的左侧。

斜齿轮的传递误差波动和载荷分布不均都会成 为产生振动和噪声的激励源,通过降低斜齿轮的传 递误差波动和改善斜齿轮载荷分布可以降低齿轮的 振动和噪声,而通过齿轮修形可以降低斜齿轮传递 误差并改善齿面载荷分布。

2 斜齿轮修形参数优化

齿轮修形是目前齿轮减振降噪的主要方法。常用的齿轮修形包括齿廓修形和齿向修形,前者可以 减小斜齿轮的啮合冲击、降低传递误差波动,后者可





以降低传递误差波动、改善齿轮载荷分布。本研究 选取齿廓的修形量、修形高度和鼓形修形量作为优 化的齿轮修形参数。

在齿廓修形方面,根据推荐公式,可计算出该斜齿轮的修形参数为:最大修形量 $\Delta_{max} = 0.02 m_n = 0.026 mm;$ 最大修形高度 $h_{max} = 0.65 m_n = 0.845 mm,其中<math>m_n$ 为齿轮法向模数。

在齿向修形方面,鼓形修形公式[16]为

$$C_{a} = \begin{cases} \sqrt{\frac{2F_{m}F_{\beta y}}{Cb}} & (b_{cal} < b) \\ 0.5F_{\beta y} + \frac{F_{m}}{Cb} & (b_{cal} \ge b) \end{cases}$$
(4)

其中:C为啮合综合刚度;b为齿宽; b_{cal} 为有效接触齿宽; F_m 为圆周力; $F_{\beta y}$ 为啮合齿向误差。

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可求得各个参数值分别为: C=11.256 GPa,b=14 mm, b_{cal} =26.641 mm, F_m = 6 961.3 N, $F_{\beta\nu}$ =2.311 3 μ m。根据斜齿轮参数计 算可得, C_a =23.8 μ m。

大量仿真发现,齿廓修形中采用直线修形和抛物线修形的结果很接近^[5]。考虑到抛物线修形的加工成本要高得多,故齿廓修形采用直线修形,齿轮修形参数范围如表2所示。

表 2 斜齿轮副修形参数 Tab. 2 Modification parameters of helical gear

修形参数	修形范围
齿顶修形宽度 $\Delta_1/\mu m$	0~26
齿顶修形高度 h ₁ /mm	0~0.845
齿根修形宽度 $\Delta_2/\mu m$	$0\!\sim\!26$
齿根修形高度 h ₂ /mm	0~0.845
鼓形修形量 $C_a/\mu m$	0~23.8

根据切片理论模型,在斜齿轮修形参数范围内, 采用列举法,齿顶修形宽度、齿根修形宽度和齿向鼓 形量以 0.01 μm 为步长选取修形参数;齿顶和齿根 修形高度以 1 μm 为步长选取修形参数。

2.1 以传递误差波动最小为修形目标

斜齿轮在传递扭矩过程中,受到轮齿变形和齿轮 误差的影响使得斜齿轮的传递误差是波动的,传递误 差的波动会作为一种动态激励导致齿轮受载时产生 的作用力波动,从而产生振动引起噪声。因此,降低 斜齿轮传递误差波动可以降低斜齿轮的振动和噪声。

以斜齿轮的传递误差波动最小为目标,通过比 较所有仿真结果,获得一组最佳修形参数,如表3所 示。其对应的传递误差和载荷分布如图6所示。

表 3 以传递误差波动最小为目标修形参数 Tab. 3 Modification parameters of minimum transmission error

齿轮	$\Delta_1/\mu m$	h_1/mm	$\Delta_2/\mu{ m m}$	h_2/mm	$C_a/\mu{ m m}$
主动轮	2.30	0.602	2.30	0.598	0.70
从动轮	3.40	0.602	3.40	0.598	0.67

从图 6(a)中可以看出,修形后斜齿轮传递误差 的波动为 1.225 3 μm,比修形前降低了 75.78%,但 波峰处曲线变化剧烈说明有冲击产生。从图 6(b) 中可以看出,修形前齿面的载荷分布不均匀,而修形 后的齿面载荷分布则转移到以齿面中间区域为中心 均匀散开,但是其对应的单位长度载荷却提高到 236 N/mm,相比修形前增加了 19.98%。说明单纯 考虑最小传递误差波动进行齿轮修形无法获得最优 修形参数组合方案。

2.2 以斜齿轮载荷分布最优为修形目标

修形前的齿面载荷分布不均匀,这会引起斜齿



 (b) Load distribution of the tooth after modification

 图 6 以传递误差波动最小为目标修形后的结果

Fig. 6 Results of minimum transmission error as target

轮传动过程中出现偏载,使得传动不平稳,造成振动 和噪声。以齿宽方向载荷分布均匀,齿廓方向中间 载荷大,齿顶、齿根载荷小为修形目标,对斜齿轮修 形优化。通过比较所有仿真结果,获得一组最优的 修形参数方案,如表4所示,其对应的载荷分布和传 递误差如图7所示。

表 4 以斜齿轮载荷分布最优为目标修形参数 Tab. 4 Modification parameters of best load distribution

齿轮	$\Delta_1/\mu{ m m}$	h_1/mm	$\Delta_2/\mu{ m m}$	h_2/mm	$C_a/\mu{ m m}$
主动轮	1.90	0.100	1.90	0.100	0.45
从动轮	2.10	0.100	2.10	0.100	0.49

由图 7 与修形前结果对比可以看出,修形后的 齿面载荷分布非常均匀,而且单位长度载荷最大值 得到了有效的降低。但是,修形后的传递误差波动 幅值却为 2.077 9 μm,虽然比修形前降低了近 60%,但比以传递误差最小为目标的优化方案对应 值增大了近 63.9%。修形后的传递误差曲线波峰 处发生较大的波动,说明有一定的冲击产生。显然, 单纯考虑载荷分布最优进行齿轮修形也无法获得最



优的修形参数组合方案。

2.3 综合考虑传递误差和载荷分布的修形

上述分析表明,对斜齿轮进行修形时需要同时 考虑其传递误差和载荷分布才能获得最优修形参数 组合方案。综合考虑斜齿轮传递误差和载荷分布, 通过比较所有仿真结果,获得一组最优修形参数方 案,如表 5 所示,其对应的传递误差和载荷分布如图 8 所示。

表 5 综合考虑传递误差和载荷分布的修形参数

Tab. 5 Modification parameters considering transmission error and load distribution

齿轮	$\Delta_1/\mu m$	h_1/mm	$\Delta_2/\mu m$	h_2/mm	$C_a/\mu{ m m}$
主动轮	1.100	0.100	1.100	0.100	0.700
从动轮	0.900	0.100	0.900	0.100	0.670

从图 8(a)中看出,修形后的斜齿轮传递误差波 动为 1.277 1 μm,比修形前降低了 74.76%,且比以 传递误差波动最小为优化目标的方案仅提高了 4%;从传递误差曲线中可以看出,在一个啮合周期 中,曲线出现两次波峰到波谷的变化,其中一个从波 峰到波谷的变化为 4 齿啮合时产生的冲击,另一个 从波峰到波谷的变化为 3 齿啮合时产生的冲击;虽 然斜齿轮啮合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冲击,但由于传递



g. 8 Results after modification considering transmission error and load distribution

误差的波动要比修形前小得多,所以修形后的斜齿 轮传动要比修形前好得多。从图 8(b)中看出,修形 后齿面的载荷分布均匀,主要介于齿顶与齿根之间; 且最大单位长度载荷相比修形前得到了有效的降 低。该修形方案确定为最佳修形方案。

3种不同修形方案的结果如表 6 所示。

表 6 3 种不同修形方案结果 Tab. 6 Results of three modification schemes

不同修形方案	单位长度载荷/ (N・mm ⁻¹)	传递误差波动量/ μm
修形前	196.7	5.059 6
传递误差波动量最小	236	1.225 3
载荷分布最优	186	2.077 9
综合考虑传递误差 和载荷分布	188.7	1.277 1

3 实验验证

为了进一步分析本研究修形方案的减振降噪效

果,对装配该齿轮的自动变速器进行振动和噪声实 验分析,其中测试的输入扭矩为 178 N·m,输入转 速从 0 r/min 增加到 5 000 r/min。传感器布置如 图 9 所示。其中: M_1 和 M_2 分别为麦克风 1 和 2; Tacho为测速器; V_x , V_y , V_z 为三轴加速度传感 器的布置形式,方向分别为整车+x,+y,+z方向, 总计两个三向传感器; V_d iff 为单轴加速度传感器。 通过台架试验得到变速器总噪声测试结果如图 10 (a)所示,通过噪声切片分析得到斜齿轮噪声如图 10(b)所示。



图 9 实验原理图 Fig. 9 Actual experimental apparatus

从图 10(a)中可以看出,三种修形方案都可以 降低斜变速器的噪声,降低约 0~4 dB;且输入转速 在 1 500~3 500 r/min 范围内时,综合考虑传递误 差和载荷分布的修形方案降噪效果最好。从图 10 (b)中可以看出,当输入转速在 2 700~3 200 r/min 范围内时,三种修形方案都有较好的减振降噪效果, 且综合考虑传递误差和载荷分布的修形方案的斜齿 轮降噪效果最好,这与本研究的工况很接近,说明本 研究的修形方案是正确合理的。

4 结 论

 1)采用有限元法和切片理论分析了斜齿轮啮 合传递过程,衡量斜齿轮啮合传动的平稳性,通过对 传递误差仿真结果的相互验证,证明两种方法及其 模型的有效性。

2) 仅单一考虑斜齿轮的传递误差或者齿面载 荷分布情况对斜齿轮修形均无法得到最优的修形方 案,斜齿轮修形需综合考虑斜齿轮传递误差和齿面 载荷分布情况。



Fig. 10 Noise compared with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

3)自动变速器噪声实验测试结果证实,同时兼 顾接触斑和传递误差的修形方法可以更有效地降低 齿轮噪声,且有利于保证齿轮的可靠性运转。



[1] 王彦刚,郑海起,杨通强,等.故障参数下齿轮系统非线
 性动力学行为[J].振动、测试与诊断,2011,31(5):
 570-573.

Wang Yangang, Zheng Haiqi, Yang Tongqiang, et al. Nonlinear dynamics behavior of gear system with fault parameters[J]. Journal of Vibration, Measurement & Diagnosis, 2011, 31(5): 570-573. (in Chinese)

- [2] Peeters J L M, Dirk V, Paul S. Analysis of internal drive train dynamics in a wind turbine[J]. Wind Energy, 2006,9(1):141-161.
- [3] Harris S L. Dynamic loads on the teeth of spur gears[J]. Proceedings of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, 1958, 172(1):87-112.
- 【4】 张义民,杨健,胡鹏. 斜齿轮副传递有限元误差分析
 [J]. 机械设计与制造,2014,3(3):189-191.
 Zhang Yiming, Yang Jiang, Hu Peng. Helical gears transmission error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[J]. Machinery Design and Manufacture, 2014,3(3):189-191.

(in Chinese)

- [5] 袁哲.齿轮振动可靠性与修形减振策略研究[D].沈 阳:东北大学,2010.
- [6] 马辉,王奇斌,黄婧,等.不同自由度耦合斜齿轮转子系统的振动特性[J].振动、测试与诊断,2014,34(4):
 650-657.

Ma Hui, Wang Qibin, Huang Jing, et al.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a helical gear rotor system consider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freedom coupling[J]. Journal of Vibration, Measurement & Diagnosis, 2014, 34(4):650-657. (in Chinese)

[7] 胡鹏,张义民,王倩倩. 含侧隙及时变刚度的多级齿轮 非线性响应分析[J]. 振动、测试与诊断,2013,33(S1): 115-119.

Hu Peng, Zhang Yimin, Wang Qianqian. Nonlinear dynamic analysis of spur gear pairs with gear backlash and time-varying stiffness [J]. Journal of Vibration, Measurement & Diagnosis, 20113, 33 (S1): 115-119. (in Chinese)

[8] 吴勇军,王建军,韩勤锴,等.基于接触有限元分析的斜 齿轮齿廓修形与实验[J]. 航空动力学报,2011,26(2): 409-415.

Wu Yongjun, Wang Jianjun, Han Qinkai, et al. Tooth profile modification of helical gears and experimental study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contact analysis[J].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, 2011, 26(2): 409-415. (in Chinese)

- [9] Conry T F, Seireg A. A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 for the evaluation of load distrbution and optimal modifications for gear systems[J].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Industry, 1973, 95(4):1115-1122.
- [10] 尚振国,王华.宽斜齿轮修形有限元分析[J]. 农业机械 学报,2009,40(2):214-219.

Shang Zhenguo, Wang Hua.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modified wide helical gears [J].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, 2009, 40 (2):214-219. (in Chinese)

- [11] Tavakoli M S, Houser D R. Optimum profile modificaitons for the minimization of static transmission errors of spur gears [J]. Journal of Mechanisms, Transmissions, and Automation in Design, 1986, 108(1):86-94.
- [12] Bonori G, Barbieri M, Pellicano F. Optimum profile modifications of spur gears by means of genetic algorithms[J].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, 2008, 313 (3-5):603-616.
- [13] 张建宇,刘鑫博,张飞斌.裂纹齿轮啮合刚度的劣化特性[J].振动、测试与诊断,2014,34(6):1124-1128.
 Zhang Jianyu, Liu Xinbo, Zhang Feibin.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eshing stiffness of spur gears with root crack[J]. Journal of Vibration, Measurement & Diagnosis,2014,34(6):1124-1128. (in Chinese)
- [14] 王之栎,马纲,陈心颐. 机械设计[M]. 北京: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出版社,2011:74-75.
- [15] 张靖.不同因素激励下齿轮传动系统动力学仿真及实验研究[D].重庆:重庆大学,2012.
- [16] 李润方.齿轮传动的刚度分析和修形方法[M].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1998:243-249.



第一作者简介:刘艳芳,女,1978 年 8 月 生,博士、讲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机械传 动,齿轮的振动与噪声。曾发表《Study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ooth profile modification of a plusplanetary gear set》(《Journal of Vibroengineering》 2014, Vol. 16, No. 1)等论文。 E-mail;laijunbin5@163.com